

JL 4
33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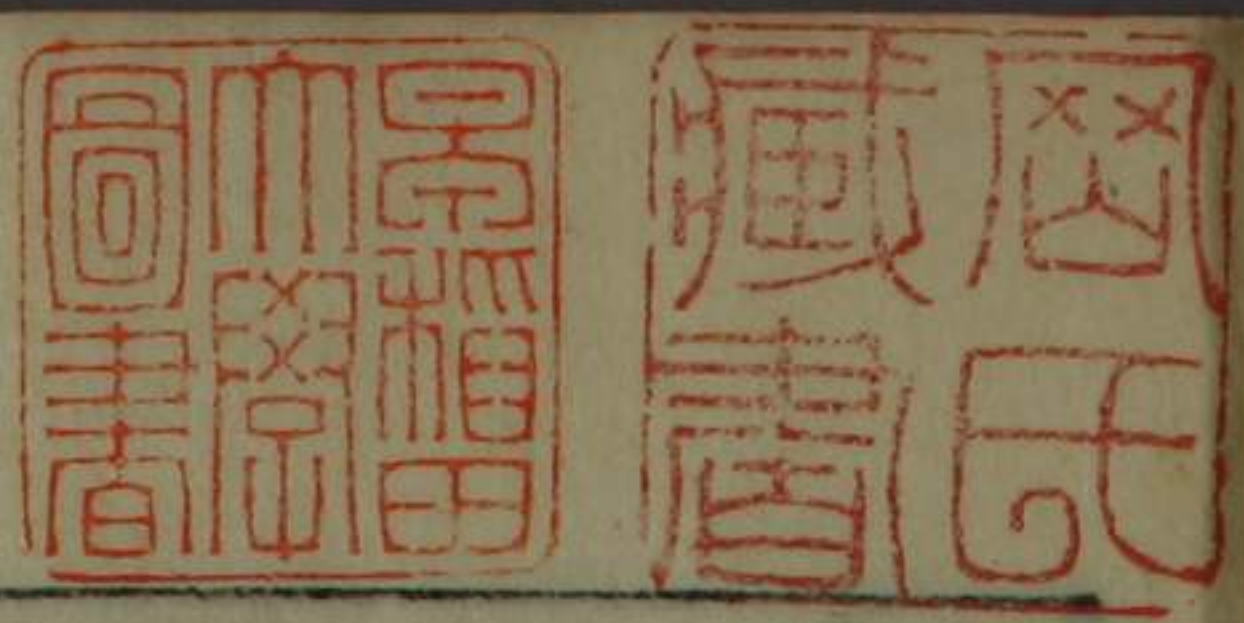


門外 3
號 1841
卷

明治己巳之冬

常北游記

水府 鐵槍齋活版



序

夫波岳一州之望。而先子嘗為之紀行。鹿嶋一州之鎮。而先子亦作之紀行。我北鄙之勝。先子欲盡紀之。而官事鞅掌。竟不果矣。乙卯之秋。李卿往展先墳於磯原。歸路探北鄙之勝。北鄙之勝。南臺。月居為之最。而月居瀑之靈異。殆軼乎鹿嶋。南臺峰之突兀。頡頏乎波岳。其他若金沙。八溝之勝。皆一州之靈蹟也。季卿足跡之所及。能究其奇。務錄其實。而餘興所觸發。為歌詩。異日編圖誌者。必取以

爲證左焉。凡山水之勝，以其人而顯者不少矣。若峴山、彭澤、輞川、盤谷是也。然季卿敢曰：名山勝地，待斯編而顯耶？抑亦斯編待彼名勝而傳耶？亦唯曰：欲先子遺緒是繼而已矣。季卿蚤歲受知於東湖先生，與爲忘年之交，常唱和贈答者有年矣。若使先生觀此篇，則必次韻賡和，若登嶽倡和，否則擊節詠嘆，攬筆評騭，必若填篇集焉。惜哉斯編之成也，會先生就木，噫亦誰能爲之重者焉。李卿藏之篋，衍範蠹魚者於今十有五年矣。余與李卿共

頽然日就衰朽，而今季卿謫居於城東，足不出戶，庭廼出登嶽唱和，及斯編以爲卧遊，是亦謫居中之一適也。卧遊之餘，聊活刷斯編以問之同志，則庶乎可以慰今昔之感也。是爲序。

明治二年己巳秋九月下浣柳菴佐重之叔卿題

常北遊記

水府 青山延壽李卿著

安政二年乙卯九月。余將展先墳於磯原。磯原吾
藩東鄙。佐竹氏之移封。吾祖退而潛焉。以是月廿
日登途。渡那珂川。為青柳。平田稻熟。道左居民數
家皆客戶也。余總角數過。記道右有沮洳。蘆葦蕪
菁。蓋泥深不堪。川也。彼民自賀。刈蘆葦。葦埋以
柴薪。地遂可耕。經營谷抵佐和。是際土瘠。少收。業
薄為菴。民室傾圮。渡久慈川。抵小目瀨。望平田。滯

穗橫路蓋穰兆也。趨真弓山北望一山茅際烟々
有光意必真弓也。問之果然。是山石皆純白天保
中前納言公取學館碑材於斯。其有光者蓋斯
削之跡也。云行半里有阜民夫庸集揮鍤茹茅爲
畦天保檢田後荒岡蕪田棄而不錄。故諸邑往往
墾闢爲田圃。至真弓宿德善院是邑有太衛門者
以力田聞。鄰邑有龜作近者一邑罹疫居民頗減
云。

廿一日晴。躋真弓山。院主伴二僮爲引。從是北至

奧州。山相屬無間斷。瀕海之外邑皆在峽中。登半
里穿叢林。入二王門。有權現祠。祠下白石錯落呼
爲寒水石。然不中藥材。灌木虧蔽無復所見。祠門
前有老杉以六人圍此不能周云。出赴金澤。有山
曰飯盛。有金坑。佐竹氏所穿。頃巨商請開坑。余逢
老樵談且行。翁談坑治頗詳。山下有二茅屋。是爲
冶場。命礦夫秉燭入坑。余從後。坑大三四尺。鑿痕
如鋸齒。曲行迂回。乍仰乍俯。或豁然濶。或窄然狹。
或石脂滑滑。或水深沒髀。冷殆難堪。余佩雙刀。俯

仰支吾。艱甚。行數百步。抵新礦。余問其利。曰。糜百金。常得十金。出山經大沼。趨水來。大沼及鄰邑。今茲數罹災。鋸鑿聲喧然。水來風。上記所謂密筑里是也。佐竹氏時係吾祖封邑。有天速玉姬命祠俗云。泉森常陸廿八社之一也。聞祠中藏吾祖所奉棟札。訪其祠。官不遇。祠下有神泉。清泠鏡徹。毛髮可數。人或叫呼。則白沙奮騰。泉愈空涌。風土記云。夏時遠近鄉里來會遊。讌。即此地也。南行赴石那坂。有阜高數十丈。巨石縱橫。有一石高五丈許。相

傳。上古此石日長。將傳天為雷所震。石碎不長。蓋齊東野人語也。土人祀為神。回抵大沼。日昃。訪先鋒隊長友部氏。温中氏亦至。秉燭談話。二日晴。辭友部氏。至大窪。有鄉校。曰暇脩。是邑產砥。又聞有風穴。訪途村翁。翁指溪流曰。沂流索焉。行半里。倩民家一兒為導。細徑穿林。出一山下。巖穴在半腹。秉燭獨進。穴口狹隘。中廣丈餘。高倍之。旁有橫穴。不知其深幾何。有風冷然。不梯難上。石理滑而白。無鑿斲之痕。題名出赴。諏訪。有祠祀

健御名方命。聞祠官園池之美。行視焉。又行半里。觀水穴。穴則山麓一大巖洞也。洞口廣二丈許。高半之。有二懸石如柱。為三洞門。水從中門。混々流出。余從旁門入觀。石理滑哲。與風穴相似。中幽而暗。水聲鏘鳴金石。竝奏。日已薄暮。迴趨油繩子。有常平倉。聞邑人語。鄰邑有下孫。昔時水田千頃。居民百餘家。今纔五十。蓋明和中。太田鑄錢。近邑山木斫伐為楮。邑從是水絕。田咸為圃。而租額猶準古。故邑戶零落。檢田後。邑租大減。居民頗蘇。至成

澤訪瀨谷翁。翁嘗從先人受學。喜而斟酒談舊。廿三日晴。趨高鐸山。山距此二里。翁今年七十四。奮曰。山路崎嶇。僕請為導。命一童子負行廚。躋山陟險。右顧樹間露樓櫓。介川若也。藩州山野邊。氏治焉。左視一山厓。是為砥山。三十年前始出砥材。其賦纔五金。今增至五百金云。行半里。旁山有孤松。是曰金山。古者出金。有坑數道。又行至山間。有居民六七家。云小屋澤古者。武夫來潛焉。後遂為民姓。小泉云。盤行七折。至絕頂山。童無一木。白茅

塞徑然四眺皆佳。東則常與海濼一望千里。西南則府下諸邑歷歷在眼。其背則神峰、金沙諸山競峙爭奇。賦六絕句與翁分袂。而此行赴入四間。從鹿徑已而徑絕。巨石嶄然。灌木鬱蒼。驚回循澗認徑。至大日堂下。即入四間也。堂極宏壯。其前有一堂。戶扉空隙。揭小木偶人數千。東行入峽。至高原地沃民給。其田已收禾。又種麥為圃。北邑往往皆然。蓋其地在峽中。以便於行水也。出峽云。友部有山直氏故壘。宿先鋒隊長片山氏。小酌。

廿四日晴發片山氏。東行為伊師町。風土記所謂藻嶋驛。基石濱者。蓋皆此地也。瀕海五里。係藩卿中山氏邑。經石瀧高菽。至赤濱。赤濱赤水翁梓鄉。展其墓。所過邑屋雖有新麗者。屋壁傾頽者亦夥。余聞卜民貧富。在其居室。是途係北藩朝覲之道。而今如此。豈非國耻耶。懷頗不樂。路上皆沙土。其色如銀。有松成林。沙脫根露。或歌倒。或直立。樹樹為態。頗慰旅况。抵磯原。訪邑民繁平者。即同族也。晚至松山寺。展祖先墓。歸宿。

廿五日晴早起登天妃山。或云古歌所謂折藻山是也。上有天妃廟。其像明僧心越師所將來。我西山公創建廟宇於此。以祀之。云山雖不高。斗出海上。老松鬱茂。極有幽趣。級石百許。上岐爲二阜。一則有天妃祠。一則臨海眺覽。尤佳。時日未出。陰雲環海。高丈許。少頃雲罅露寸紅。赤如火。已而半輪輟出。海面一道爲黃金色。蕩漾不定。蒼蒼涼涼。一奇觀也。下山。拉繫平。經神岡。至關下。係棚倉侯邑。鑿山開路。是爲新路。余不從焉。取舊路登降丘

坂。至勿耒關趾。即常輿之境。占松離離。中有二石祠。蓋關神也。祠旁有碑。鐫八幡公歌。近時所建。小櫻十餘株。棚倉侯所植云。出山東行。至平瀉。有洞門。凡六門。穴阜麓開徑。形如圓月。徑數丈。長者二平餘丈。短者半之。冷然生風。灑淅可喜。諸洞之間。土人亦穿巖爲窖。以貯鹽焉。蓋石軟受鑿也。中洞門有碑。記開鑿之切。赤水翁所撰。過三洞門。登一阜。有八幡廟。廟宇新成。壯麗可觀。祠下則平瀉港也。港則一小海灣。纔足容巨舶。五六隻。川港岸妓

樓相屬。偏迫無路。樓下有棧架岸開路。頗奇。港口
巉巖峭立。松樹扶疎。明媚如畫。總之地以人工勝
乏幽邃之氣。循海回赴大津。土人淘沙取鐵。邑有
六所神祠。地頗高爽。漕之抱海。蚪松離立。蒼翠照
人。祠下則邑屋鱗比。煙火攢簇。俯瞰久茲。川尻海
濱。漁戶參差。嶋嶼隱見。其西則峰巒遷迤。環海如
屏。其東則濤瀾洶涌。風帆出沒。吾祖瑤溪先生嘗
評為吾藩第一勝區。不虛矣。祠前有一碑。先人撰
文。仲卿書焉。而文字苔蝕。殆如百年外物。為之愴

然。訪祠官瀨谷氏。小酌辭出。觀中山大夫砲臺。有
一巨銃。覆以板屋。臺制不佳。眺覽則極佳。殆出邑
祠之上。恨暮烟低迷。稍欠快覽耳。此邑係中山氏
采地。五十年來繁華冠東陬。實吾藩一小都會也。
聞近者請新構屋者七十人。云歸磯原。日已晚。
廿六日小雨。廉纖發磯原。是行歸路。將探常北諸
勝。赤濱右折。走手綱。瀨望壽。麥土瘠。可知。若則大
塚氏所築。今為中山氏治所。應永中有大塚成貞
者。守管保。其父賴成。延元中勤王死事。南北統一

之後 南朝遺臣不欲屬足利氏。奉 南朝
皇孫遁來常陸。成貞聞迎之。築龍子城奉焉。凡傳
五世後絕。成貞子孫徒居焉。即是砦也。云。降坂入
郭。訪岡本某某其先所謂八王子死節十七騎之
一。今臣屬於中山氏。某嘗從先人受學燈下話舊。
夜分就寢。時雨未休。

廿七日晴趨立割山岡本氏命隊卒送至秋山從
是西行入峽。循水而上。兩岸諸山面陽者黃茅極
目面陰者樹木濃翠。在在皆然。田圃則反焉。峽中

數邑沙土相濬。田禾不嘉。至米平有潭曰滑淵。潭
泓深碧其底不測。左折躋山。滿崖叢篠水聲喧。歷
秋樹交蔭。萬蘿搖綴。或紅或蒼。或有葉已脫者。幽
勝慰人。至一山間栗樹為林。直立數仞無旁枝。大
纔一握者亦爾。蓋地宜栗也。時栗房填路。擇地著
脚甚苦。余山道畏足繭。不韞而鞋。此行屢為栗房
所苦。亦可笑也。石徑螺旋出一山椒。回顧峽中來
時仰見者層疊起伏如濤如瀾。已在鞋底。陟嶺半
里岫壑冲深。樹林蔭蒼。悄愴幽邃。如入仙境。有一

奇石形如桃子大三丈高半之。到為三倒一豎。蓋此山之所以得名。土人傳云八幡公所斫。荒唐可笑。然公之威名振於四裔。蓋如此。其南數百步有一石比前石稍小。形如蝦蟆。穴其腰置大黑像石。後有堂頗壯。堂旁級石百七十。至絕巔自立。割山祠。祠斲石造焉。杉木繞祠。無登覽之美。祠旁百餘武。樹缺東南。眺覽頗佳。下赴黑板。坂峻路阻。巨石縱橫。或有穹然如厦屋者。幽險頗類筑波陰峰。風土記云古黑板。命征討陸奧。還至角枯山。卒

因更名黑前。土人至今或呼此山曰角枯。據此。此山古為黑前山。明矣。山下村為黑板。亦可為一證。然千餘年前之事故。堙晦不顯。土人遂以八幡公附會之也。出山西行至坂上。日既曛。黑宿吉成生家。生頗讀書。從伯兄受業。

廿八日晴發坂上。從是北行十里至國境。邑皆在諸山間。人呼為小里洞地。豁而駛。渡里川。赴東金沙山。吉成生有服。不能從。辭去。踰一山。至東深。是為小麓。有華表。迂回登攀。老杉夾路。垂陰相蔭。承

翳日影谿間隙地亦咸植杉入樓門石級而上八十餘地頗坦有佛刹夕旁石磴六十級是爲金沙祠祀山王日吉神云薨棟華壯老杉環立與山爭高無復寸隙祠前有二老杉雖不及真弓之雄蚪枝鬱律如戈如戟奇狀殆過焉蓋多風所致下坂而行百步有寺曰東清過寺有民家數宇可謂半天之居矣降坂半里瓦屋鱗鱗是爲天下野一聚落也從是北行數里亦在峽中入呼爲天下野洞北地澗開雖不及坂上然其膏腴或過焉西行趨

西金砂兩沙東西對峙其間相距二里而西沙尤險峻坂斗上石齒嚙鞋溪水侵路步頗艱治承中源右大將遣兵攻佐竹氏實從此坂上襲破之云至一山頂自此路漸平左顧有崖峭立數百丈紅樹垂陰蒼巖輝映頗奇行半晌有院曰寶藏遠眺尤佳佐竹氏據此拒守今呼曰陣場院旁有樓門石磴百餘級有堂頗壯堂後攀山老杉夾徑根抵迸出如渡野橋蓋此山土淺故然也山椒露石無

復寸塊石稜斷齧。良似海礁。其廣數百弓。蓋一大石也。石上有祠祭神。亦同東金沙云。棟宇比東沙華則不及。宏則過之。祠前有額堂。眺覽尤佳。青靄遮眼十里外。皆為雲海。是可恨矣。回經天下野抵高倉訪井上生。生嘗從余游。彊記過人。鐵中錚錚者。小酌就寢。

廿九日晴。將登南臺山井上生。命家僮羸糧相從。北行至上高倉。左折躋山陟嶺。里許至安寺。居民八家。土地狹隘。又行半里。至持方地。頗豁田疇。墾開。居民八九家。此二邑僻居山際。不與他邑婚娶。

土人羸野。唯知有里正。不知有士大夫。我藩一桃源也。故租賦亦輕。一家率不過六七百錢云。近時土風大開。然婦人。大抵椎髻。不釵櫛。色黑如漆。其竭力於南晦。可知矣。南臺在邑西。相距半里。而近井上生一婢。是邑產也。生倩婢翁為導。余揮去曰。南臺在彼。寧用導前。至山下路。頗險狹。秋樹交小。攀躋餉時。抵絕頂懸崖。巉然下壓。上可坐五六人。俯瞰比蔭。邑田晦層々。入小如豆。目眩膽戰。毛髮

栗然殆不能褫視井上生有膽綠崖下瞰毫無難
色從備股栗不能進。邑外則峯巒崛起合轆回環
獻奇爭秀遠則玩波雙尖秀出浮空蘆蒲諸峰競
峙聳列其東望海海天一色殆不能辨。少有濃淡
耳常北高嶽除八溝外無與此山相抗者。而峽巖
怪險蓋過之遠矣。矚眺移刻乃回循故道。從持方
左折降坂至小小瀨取途田間至高柴此邑有一
阜七月中一夕阜陷入地過觀則地折陷者數丈
形如城隍周回五百餘步阜麓山樹傾倒溪流為
之所壅為渚者二蓋此阜沙土無石骨中虛終陷

耳然恐非佳兆也。回趨小生瀨與井上生別宿旅
舍時郡宰高橋敬卿巡視北邑先在焉聞吾至使
携酒來訪抵掌談山川諸勝示詩歌若干首請余
序之。譙散枕上諷誦匆卒命筆。馳价贈之敬卿就
寢

三十日晴將觀月居瀑布至敬卿客舍告別去赴
月居山山頗險下臨袋田田疇離離邑戶稠密環
以層巒陂陀摩邇接人而盡諸山巔崖紅樹翠蔓
錯爛如織細大雜異頗類南臺之觀山上有碑鐫

前納言公歌。拜觀其歌云。尋努禮婆人波昔乃名。能身邇天。宮母為延月。有寸美渡理氣。累古者佐。竹老臣野內月居齋者。嘗據此山。山因以得名。公歌故云。瀑布在山陰經袋田。赴之道坦而迂。取徑山腹。嶮而近。余乃取捷徑。循山行已而蘿蔓膠。戾且行。且披。不勝其勞。欲拔刀斫蔓者。數漸至。瀑左。蔓絕。樹密而徑亦絕。距瀑猶數百步。前厓有堂。直瞰瀑布。乃負刀緣崖下。趨瀑之下。流大石僵卧於水中。悍者如牛亂水。聳者如鹿飲澗。余跳石絕。

流直達前厓。瀑凡為三級。上狹下濶。濶十八丈。狹半之。而懸注四十餘丈。噴薄盪激。散雪吐霧。砰磅轟歷。批巖注壑。而後安翔徐徊。汨汨然趨下流。與石曲折寂然。而去環瀑台。山皆嶄巖。神工鬼斧。使人咋舌。瀑右一山。尤奇雄拔。聳空直壓瀑布。勢欲崩裂。石罅則紅楓垂柯。與瀑布相映。帶璀璨奪目。真絕觀也。余稱其奇。欲叫者數不知。瀑霧濕衣。援木摸石。直出堂下。是為不動堂。結構據崖。秋樹隱映。不能盡瀑之奇。為可恨。余評瀑之奇。與是山。

霰降瀑秀麗頗相似而雄壯怪奇非其比也。經袋
田赴大胡。途攀一山大胡在山背。余意從樵徑必
達大胡。行林半里。徑絕左迴右縈。披榛穿莽始得
一澗。沿水而下。得出山。至大胡。日已過申。自小生
瀨至大胡二里許。朝發至申始達。實堪一喙。大胡
吾藩北鄙一都邑也。自是以北曰保內古奧之地。
今屬久慈郡。有鄉校。黑崎生司焉。生頗讀書。擊劔
亦一奇人也。酒食勞余。劇談數刻。出赴川山。日已
沒。抵下野宮。訪大官司近津某者。某蓋八幡公裔。

孫也。古者領三千貫地為北邑名族。敬卿已遣人
報余至。故近津氏待余極恭。且厚。某祖父係瑤溪
先生門人云。

十月一日晴。將探蔡箭山之勝地。在奧之野。距此
二里。近津氏酌酒饒別命神官。蒞地丹後里正。一
人為導。余謝之不肯。拜近津社。社併祀面足尊。惶
根尊。級戶邊命三神祠。左右有銀杏老杉各一株。
蓋四五百年之物。銀杏其圍雖不大。枝節臃腫。下
垂如乳。循久茲川行里許。藩境盡矣。是為奧州地。

係幕府沙礫相交名曰石原。王人種茶為生。至禎
野拜祭箭山祠。祠則八幡公東征凱旋之日。至此
祭其箭為神。云其東平野豁開連峰疊嶂。回合羅
列。其下則蒼岩翠壁峭峻陡絕。如斲如削。絕無土
山。巖間松樹扶疎。紅蔓蒙絡。紅綠相交。綺綰繡錯
份々然披披然掩靄。隱蔽於其巔。久慈川自東奔
注掠麓而去。石瀨洄洑。激射如箭。仰看蒼崖俯映
清流。心情甚適。又覺天宇澄淨。風日為之添妍。巖
上巨石有如筍如壺如佛者。土人誇其奇。余固欲

觀山水一大活圖畫。如其一木一石。亦不敢記耳。
回趨高田。即藩封也。里許抵町付。揮丹後去丹後
已命里正為導。亦揮去。獨行赴上野宮。余聞町付
邑八百石。檢田後五百石。而租稅多於往時。沃土
或如此。余不知其故。至上野宮。土人種茶。楮。烟草
為生。常北諸邑在峽中者。大抵皆然。故此際租稅
欲以錢易穀。於是自司貴穀價。收其錢。邑人不為
苦。他邑鬻穀易錢者。蓋相反云。余入是邑。顏屋無
人者二。余頃經峽中二十餘里。濱海之外。敗屋無

人者蓋鮮矣。至此一邑有二字怪問之。其一罹疫而死。有子亡命。其一則有家無田。不能立戶。蓋質田失業耳。是行所經山際林隙。屋室已圮。基礎存者有之。長林叢樾。見柿實離離。柿非山木。蓋古者有聚落。今莽為叢林而已。戶口之減。不問而知焉。晚投八溝山下。藤兵衛者。家庭種黃連。無復隙地。前納言公省耕至此。知地宜黃連。命種植果佳。二日陰山麓。舊有鉛坑。近者復開坑。余訪之。客舍翁翁出鉛石示余。石理類金澤山石。食畢。即發沼。

溪流行。有二大石。形如篋笥。一正一傾。正者上有松數株。納言公命曰。靈松巖。右折攀山。途寬而不險。躋半里。左顧那須。日光諸山。森然發露。近在眉睫。其他陰雲四合。筑波則如有如無。雲海中纔辨雙尖。又登半里。右折踰澗。有院曰善藏佛刹。頗壯。堂後攀躋至絕巔。有祠。祠旁四周築土為屏。蓋遮風也。仁明帝承和。中奉陸奧八溝山黃金神勲位。見於正史。即是也。今東南屬本州。西北係奧毛。以其頂分境。云山上眺矚。遠則奧羽諸山。森峭競

秀羅列霄漢琉璃萬堆翠色可掬近則常毛諸山
奔轆來趨如丘如垤層々錯出是山以東則雲霧
冥冥不明晰那須山北有一雪山玲瓏透徹遠眼
增明多氣山南亦有雪山色稍帶黃而不玲龍其
他遠嶺熒熒有光蓋雲罅日影下徹也余聞絕頂
望富士峰遲回待晴已而晃山絕巔帶雲如帽乃
決意出山山無雜木榦樹為林降數百步有老榦
幹倒根欹如一大屏風根間沙礫錯落有木數株
寄生其上天殆二握有院曰止藏右折西下赴毛

野山足渡溪流踰一嶺嶺間老榦大數圍葉已脫
鐵幹查牙如夜叉戟手至南防是為大關侯邑土
地荒蕪黃茅沒徑居民纔三家問之往乎二十餘
家今零落如此因嘆昇平三百年邑戶日減諸州
皆爾吾嘗聞瀨谷翁語戶口之盛唯北條氏時為
然余不知其然否然彼時賴貞時為浮屠巡察諸
州當國者已如此當時牧民之職竭力於民事亦
可推知矣天下無北條氏吾不知其所至武人咸
知北條氏麀元寇之為快而不知厚本保國之為

急悲大經大足。至雲岩寺。寺依山臨溪。境頗幽邃。有朱橋架流。渡橋到寺。鯨樓樓門。布置閑雅。余已飽大牢。尋常茶飯。不欲下筋。匆匆走出。至須崎。土地平曠。粳梁大熟。民居亦整。過一水。為大山田。吾藩提封也。地頗荒瘠。邑里蕭條。道旁破屋無人者三家。吾始入大關。侯邑土地荒蕪。以為吾藩封內。不必然。田疇居室。必當拭目。至此。憮然宿里。止家。因扣其由。是土以烟草為生。近歲烟草不佳。故雖檢田後。租入頗減。民未得蘇云。是夜地震。少頃而

止

三日晴。朝發至馬頭。地頗沃。民室亦繁。西北一都邑也。經矢。又至鷲子。道旁破屋無人者。凡四。滿山杉樹。真立幽蔚。崩巖頗似東金沙。而不高耳。山上有祠。薨樂華煥。出金沙之上。祠下旅店數家。蓋來拜者多也。相傳山神愛鷲子。祈神者皆奉鷲子。字下有一筐受焉。吾嘗為薄井氏囑。書山中十景碑。今日始得盡其勝。然所見不愜所聞。出山有豪族。為薄井氏。經小田野。抵高部。是際田疇居室頗整。

遊記

一士

為之破顏。投宿旅舍。四日晴趨陰陽山。經槍澤長澤。抵山下。風大作。落葉撲面。殆甚。暴雨環山。古松鬱蒼。山巔有祠。祠宇小而牢葺。以銅板。薨棟表以葵章。此祠元祿中。而山公所初。故然也。真弓金沙皆表以扇號。佐竹氏之舊也。山雖不崇高。其石則奇。祠後有一立石。圍丈餘。長五六丈。亭亭傑豎。其背巨石巖積。中窪是蓋。公之所以命名歟。祠旁數十弓。巨石羅立。鋸解刀削。峭崿可驚。卧者如羊。蹲者如虎。或如牛。

如蟻。或如几。如屏。殊體難狀。有一石平可坐。先公所踞云。四眺尤美。衆山環列。岡連阜屬。天字澄清。草木可數。吾北遊旬餘。一望百里。無點翳者。唯有是日。所恨者不移。北遊於南臺。八溝。耳本州山水之富。固不待言。筑波之秀。出霞浦之巨。浸世之所知。與之相枕不下者。南臺之怪險。八溝之渾厚。月居瀑之奇壯。而大津岬之於海。佛國寺之於堂。此山之於石。抑亦可為其次矣。下至野上。彌望黃茅。本邦謂原為野。野上之名。信矣。余從發手網在

述記
一廿一
峽中殆十日。地皆囿塞。至此兩山豁開。眼界頗曠。至岩崎。倩民為導。樹巖崎龍口。二渠二渠皆循山麓穿崖鑿石以導。久慈川長各五里許。廣三丈。水深四尺。下至須渠灌田者四十邑。正保中時。執望月恒隆建言。命永田某所穿。經五年之久。始能竣工。云嚮遇高郡宰於小生瀨也。郡宰深賞二子濟時利民之功。且憾無尺表其功者。屬予作文記之。故迂路過觀。如其詳。則有記。今不復贅。循渠堤經鹽原小倉諸邑。至富岡宿永田翁家。翁九世祖實

穿是二渠。余因按其舊記。得詳其勞矣。

五日晴發富岡。循渠至花房。經上新地。渡久慈川。至岩瀨。地曠土腴。川疇墾闢可喜。至瓜連。經叢林中里許。至飯田。土地荒瘠。民屋百餘。率皆傾敗。使人嘔噦。邑距府纔三里。地瘠所致耶。民情所致耶。語不云乎。視野知國。為之宰者。可不知所務哉。又行里許。至木倉。訪後藤氏者。始聞本月二日。江都地人震。壓死者極夥。吾藩重臣亦有死者云。驚奔歸府。家人聞江南之變。以余北遊無信。頗為憂。及

歸且喜且談始知余師友藤東湖亦罹災爲之悵
然自失者久矣

附錄

詩

泉森祠

維昔群雄割據日。乃祖實曾鎮此土。杖藜來訪百
年後。殘壘廢趾知何處。寂寞空存泉森祠。古木鬱
蔥含幽姿。有泉竄沸應呼叶。銀沙騰涌呈神奇。想
知乃祖日流憇。一木一泉總遺愛。祠宇雖庠亦不
陋。曾聞當日新顏敞。棟上姓字猶依然。芊綿又見
紀歲年。虔拜伏念神德大。感慨兼思乃祖賢。風雲

際會要有日。丈夫不用事一室。此生獲落何所成。
慙却常陽一書生。

諷訪洞

一徑循流水。來對蒼孺顏。下有洞門開。宛似月彎。
々白水常瀟。出琅然鳴玉環。人言此洞中。別有一
仙。寰冒險。試乘炬巖白光瀾。々褰衣亂暗流。冷然
透肺肝。白日忽晦冥。蝙蝠掠人翻。陰晦鬼所依。蛟
螭或蟄盤。燬犀非吾事。幽明道固拌。人生樂事足。
何苦冒此艱。

天妃山觀日出歌

天妃山上待朝陽。朝陽未出海。蒼蒼須臾忽見撥。
蒼霧衝天萬丈放。光芒海面一道鑄。黃金金華射
眼光。炫皇曉雲紛々四解散。紅輪中天照萬邦。決
眦遙望日出方。渺渺寧知有窮荒。地名阿墨性狠
貪天。舶駕海勢跳梁。神州威稜稍陵遲。不似大
陽出海昌。誰能折筭苔此胡。一揮挽回虞淵光。功
名由來在草莽。脩劔往願瞰大洋。

立割山

孤筇陟雲嶠。蛇徑何繚繞。境幽樵歌絕。樹密林猿
叫。突然見石丈。屹立尤奇峭。苔蝕已斑斕。中到仰
神鑿老木繞。古祠落日掩餘照。慘風鳴長柯。唯疑
鬼物嘯。嘗聞同人語。此山尤邃奧。今日窮幽探。一
領其要賦。就獨零淚歸。日誰同好。九泉人已非。
隧道草堪掃。此友岡伯儀先余著鞭為余說其詳而今伯儀就木為之惓然

西金沙山

長林氣莽蒼。修壑紛參互。陟嶺景屢變。俯崖目頻
注。山上有古祠。祠下坦可步。踞巖瞰平野。川雲自

翔翥冠者亦雄豪。此地曾割據。敢將一旅衆能敵。
八州賦於今。餘陣趾威風。足欣慕叔也。本陰險。反
戈致大誤。千年遺真在。山雨浣難去。俯仰古情多。
杖策暫迴駐。殘陽忽倒射。不覺四山暮。佐竹冠者秀義據此山拒兼倉兵已而叔父秀義有異心為敵內應城陷秀義奔保花園山

南臺山

出門望城北。連山接天碧。中有一峰高。傾聳削青
壁。是日展幽尋。歷覽窮險僻。萬木靄其陰。一水纏
山脈。木落埋仄徑。何處著幽屐。展手援叢篠。縮足

踐頑石仰昇扣天關。萬里翕洞關。騎危躡虛空似
奮冲霄翮。群峰相合皆參差。列胸脊其下何豁然
臨瞰驚我魄。逡巡緣木立悸定。猶悚息其陰。又有
村淳朴。今如昔。長嘯振林壑。萬象亦閒寂。塵累已
掃除。心情自暢適。昔望此山高。今攀此山巖。才難
謝能賦。雕鏤表舊識。

月居瀑布

官人一白脫樊籠。飄然去追雲水鴻。常北清景孰
超卓。萬人爭推月居瀑。青嶂回合勢崢嶸。危崖怪

岩相凌蹙。來遊偶及秋氣清。萬象改色相逢迎。老
楓帶霜浣紅錦。峭壁倚天開青冥。天險如此誰得
至。奔流却勝百萬兵。擊來青壁列萬戟。聲夾雷霆
九地鳴。忽訝良將勤部伍。下趨深潭寂無聲。旁有
突兀青玉峽。紅蔓點綴帶緋甲。睨視噴噴瀑流橫
傾立。忽欲為彈壓。山子瞰之毛髮衝。倚崖絕叫起
長風。月居飛瀑天下奇。焉得彩毫如掾大。倒捲瀑
水為硯池。盤礴一揮萬仞壁。淋漓長留龍蛇姿。

祭箭溪

月泉之奇箭溪秀。秀麗奇矯而無敵。命駕聊探祭
箭谿。一天微風萬綠寂。窈窕忽見開生面。攢峰列
壑爭秀特。雨打玉迸露。皴容巖光凌亂紛。相射豎
者如劔橫如屏。繚繞迴帶何伶俜。大見翠松與紅
萼。縹渺掩映迭送迎。雲日下照發輝彩。宛如錦繡
蒙崢嶸。定有仙人棲此裏。子將舉鞭追遐軌。一道
奔流自東來。水勢活々嚙山趾。便覺谿巖生鱗甲
動搖不待玉琴起。唯恨僻在天北陲。樵夫牧豎過
不知千秋獨傳源。將軍奏凱祭箭表。此奇子亦來

過踵芳躅。人間誰又記。康廬古來賢達遊。此多將
軍勲名獨煜々。

八溝山

我為東北遊。名嶽日登陟。八溝尤峻嶒。磅礴見帝
力。雖無九折險。崇高誰得測。雲路陵且遲。駟馬或
竝勒。山胸樹鬱蔥。道人為窟宅。柴扉古意多。禽鳥
聲寥寂。山高氣轉嚴。木落天宇闢。地實蟠三州。絕
頂分界絨陰壑。俯與毛陽崖。是邦域。登頓臨四野。
千峯相凌藉。鬢髮山名戴白雲。蒼顏絮帽側多氣。

山名削琅玕刺天何嶄削帶雪知何山映日光瑩
在與二州分陰晴常野雲冪冪濛濛雲海中髣髴日
白疊碧此嶽富寶藏不特遊觀適其麓出砂金穿刷
資農殖乳水亦漢騰灌溉遍荒僻山上廟宇古采
掾絕華飾誰知千歲前神助資王役崇祀曾奉詔
於今仰坤德仁明帝承和三年詔奉八音山黃金
神龜位以其出沙金助遣唐使之費

陰陽山

騷人好奇例作癖禹穴夏碑爭窮追寧知天公亦

好奇故設石戲表奇思方者是几直是錐平則可
坐傾可騎削如鋸斧解指如角中歌虛中或為竅
巖積或紫碁黃羊卧駿馬馳千態萬狀競奇姿豈
知山上十晦地天公為之供娛嬉山人好奇本非
他要見天公造化奇

季卿北游詩篇蒼勁奇健變化不測天妃立割
金沙諸篇尤為傑作彼喜作女郎詩者讀此數
篇能無愧死耶

乙卯晚冬

楓灣居士僭評

文

常北諸勝詩歌序

吾藩北郡之勝山則八溝之崇高水則久慈之清麗月居瀑之雄壯為尤勝而近津社則八幡公之所獻捷金沙山則佐竹氏之所枕源右將實為吾藩第一舊蹟余間者東行展先墳於礪原歸途取路於立割山西探金沙南臺諸山之奇而欲窮八溝月居諸勝路出於小生瀨邑郡宰高橋敬卿巡視民瘼適至此邑訪余客舍剪燭酌酒談常北諸

勝敬卿已探八溝月居之勝命畫手圖其奇係之以詩及和歌出示余問序余受而終篇嘆曰有是哉敬卿之賢也余素以文墨自娛是行實欲探山川之勝發諸歌詠而發冢已十日高鐸之盤紆大津之奇勝及夫金沙南臺之怪特險詭跋涉無不至所得詩篇纔二十敬卿巡視邑里觀察民瘼問高年恤窮獨孝子節婦力田墾地及戶口之增減土地之美惡悉心殫慮區畫調理各得其宜在他

人則奉職之不暇何及其他今敬卿風流閑雅乃

爾雖忘子彈琴亦不過焉。驚劣如余將何言哉。然敬卿之請不可虛也。乃爲之序曰。夫民猶赤子。苟不能通其情。倚其愁苦。則雖有高明絕人之資。民瘼焉可醫哉。彼胥吏小官。或出市井賈販之子。倚勢藉威。唯知握筭剝下。不知治體。所至願指氣使。里正村夫奔走供命。見其喜怒。爲欣戚。小吏猶如此。況於郡宰之貴乎。余試證其一項間。至大津邑。邑人掃地散沙。余問其故。邑人答曰。今者邑令。巡視至此地也。已而邑令果至。小吏里正數人爲導。

邑令轎輿自便。其他小吏或乘馬絡繹不絕。余竊歎曰。彼吾藩一小吏而已。然猶如此。故小民匹夫視府廳如天。天其可近乎。於是郡宰有所不聞。下情有所不達。編戶之民棄業失身。飢餓道路。田廢地荒。戶口日減。職是之由。吾藩吏治之大弊也。余聞之。板倉防州爲京尹聲績大著。或問曰。君之爲京孰若尊公。賀州防州曰。吾父之爲京尹。民懷其德。匹夫匹婦至廳。挽袖訴直。吾焉望父乎。嗚呼。如賀州可謂平易近民者。近者江川某爲縣令也。巡

視邑里不命與馬躬親跋涉山川以察民瘼某世
領伊豆雖云縣令其實則一諸侯也然猶如此故
世稱其能今敬卿新受寵命巡視邑里慕二賢之
遺風反大津邑令之所為則可也雖然敬卿巡邑
之暇於文墨既已如此以敬卿之才為一郡之民
猶以干將斫泥土恢々乎有餘地何須余之歎々
異日敬卿政成人和果不背吾公之知則匹夫
匹婦皆能歌詠敬卿之德猶今日敬卿之跋涉山
川發諸歌詠余雖不敏亦不辭攬管為之序猶今

日序敬卿之歌詩也是為序乙卯九月廿九日燈
下揮毫於小生瀨旅舍

久慈渠記

天下之利莫大於水耕殖因之以就漕運藉之以
通黎庶資之以生若夫隨其性利導之疏為溝渠
瀦為陂塘以補天工利蒸民者乃在其久壽間者
北遊途遇郡宰高槁敬卿敬卿曰子觀久慈渠耶
曰否渠則慶安中老臣望月恒隆建言永田善重
所穿民至於今受其利其功實大祠而祀之亦可

也。於今二百年。無人表其功者。予竊憾焉。予其為
予記之。望月氏之賢。壽固聞之。而今又得聞軼事。
喜而諾焉。廼循久慈川。行觀其渠。又循渠堤而東。
田至平行。封畛修整。稻梁已熟。黃雲四合。入其里。
室屋相接。爨煙攢簇。鷄犬不驚。老穉相得。嬉々然。
卧狗々然。樂雖國家休養之使然。蓋二子與有功
焉。又訪永田翁者。索其舊記。以詳疏鑿之勞。善重
者本甲斐人。實翁九世祖也。善相地形。論水利。嘗
受公命。巡歷府下諸邑。新築坡塘。以備旱乾者。

凡二斗有二。其勞尤大者為久慈。二渠其一源在
龍口邑。循山。斲石骨。嶮然推鑿不能入。烈火煎
而摧之。遂能穿鑿崖石。以開一水道。旁築以長堤。
而籠石壅。閘久慈川。為堰。決使注渠中。為斗門。而
為節。渠廣一丈二尺。其深半之。隄高如廣之數。而
倍之。北起龍口。南流。過鹽原小倉諸邑。至花房邑。
或散或合。迂回曲折。抵河合邑。注久慈川。凡五里。
許。每邑置閘。以時宣洩。於是朽壤闢為沃土。磽瘠
墾為肥田。乃疆乃理。民蒙其利。凡二十有一邑。計

田若干頃。歲租入九千石。有奇。其源在巖崎。其
其用工與前渠相若。廣褒亦相若。東起巖崎。轉而
西抵門部。邑注久。慈川民蒙其利者。凡十有八邑。
計田若干頃。歲租入六千石。有奇。初事慶安。戊子
歲。竣功。承應壬辰。歲。凡經五歲之久。而其工費。今
不可得而詳也。於是久慈郡稻梁之美。殆甲於封
內。財賦之富。亦以久慈為最。嗚呼。先公之知
人善任。恒隆之不肯其任。善重之服其勞。豈所謂
補天工。利蒸民者。非耶。壽因竊念窮陬之民。地瘠

少收。然租賦隨薄。民各聊其生。若夫膏土沃壤。民
物豐饒。則財賦已重。繇役亦繁。奸民擾之。猾吏剝
之。百世之後。堤下諸邑。田圃荒廢。煙火蕭條。嬉々
者。化為憂戚。拘々者。變為慘愴。安知此渠之不為
是邑之不幸乎。然則能奉先公之意。不墜于子
之勞者。如之何。曰。在乎其政。孟子云。諸侯之實三
也。地人民政事。夫國失其政。則民不聊其生。不聊
其生。則轉移流亡。之不遑。何暇耕耘乎。溝渠亦何
暇修理乎。欲此渠之不廢。則在乎其政。月故并舉

平生所聞。為之記以告後之。為宰者。敬卿名愛諸
慷慨尚氣。以功名自期。今茲新受寵命。為北郡宰
巡邑之初。所為如此。其盡心於撫字。亦可見其一
端云。安政乙卯初冬。下浣。

常北遊記終

跋

本州山水之勝。南有筑波加波霞浦康洲。北有八
瀉月居南臺平瀉。其雄奇秀麗。固不相下。然而南
則以其近東都。文人詞客。往往來遊。發諸文詩聲
譽。遠播北則僻在奧毛之疆。人跡罕到。是以其名
不顯。亦可恨也。吾友李卿曩者。展先塋於磯原。歸
路遍探北郡之勝。險怪幽僻之地。必跋涉而後止。
乃係日以記之。又繼之以歌詠。其文典整。其詩道
勁。所謂八瀉之嶽。南臺之峰。平瀉之港。月居之瀑。
遊記。

暨其它諸勝境無不窮討而詳載焉。此編一出則
我常北之勝與南郡之勝竝傳于世。山水之靈其
可無遺憾矣。雖然季卿以拙齋先生爲父以佩弦
先生爲兄。自總角時才名擅於府下。如其文詩之
工未足爲季卿之重也。余特所感者。季卿此行留
意于民瘼於戶口之增減田畝之興廢。竊究其故
而不置焉。與夫世之文人詞客徒刻劃山水者大
相徑庭。異日或使季卿當牧民之任乎。將以平生
所學施諸政事。其祛蠹而蘇民。必有大可觀者。余

書此編之後。以爲他日之徵。
安政丙辰仲春棕園散人森蔚敬題
跋

近時名勝圖誌之作。陸續梓行。而如日光熊野諸
志。其山水之美。俾覽者驚嘆不已。是山水亦不獲
不待於文也。吾州山水之美。雖遜乎二者。而如月
泉金峰諸勝。豈無一二媿美者哉。但其僻在東陬。
文墨之士。遊跡罕至。故不能播美於世也。今先
生斯編。廼克舉天造地設之奇。而運之筆端。其模

狀之妙蓋非復圖畫之所及也。篇中諸勝存已先
先生著鞭。頗有所記。然文辭拙陋不足示世。蓋山
水之靈待先生也久矣。今而後始顯其美於天下
也。吁嗟物之顯晦係乎人者如此。寧獨山水而已
哉。方今邦治一新之日。先生會被譴斥。才不為世
用。杜門卻掃。先生長子延嗣乃欲梓斯編而行之。
吾不識天之於先生也。唯令鳴山水之美。而不欲
令鳴邦治之盛乎。其亦必有以也。然則延嗣梓斯
篇豈得已者哉。明治己巳九月津田信存謹題。

